

16

## 九十斤重的姥姥身上有多少泪水呀!

小舅舅说他看着姥姥的嘴在动,可听不着她说什么。其实姥姥一直在说:“走吧,快走吧……”只是姥姥的声儿被热喉咙卡住了。

这是她最偏爱的小儿子,从小就懂事。虽说是小子,却净帮着姥姥做闺女的事儿,洗个菜、做个饭、缝个被子,小舅都会。啥脾气没有,就知道笑。

料事如神的姥姥怎么也没想到,这一送子参军就彻底把儿子送走了。

满墙的喜报和奖状,曾是姥姥家里多么辉煌的壁画呀,姥姥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,这是姥姥这个母亲特有的光荣。小舅进步得那个快呀,一级二级地噌噌往上升,姥姥断定儿子能当大官。姥姥跟二舅说:“前面那五间大瓦房你自己住吧,你弟往后得住大楼了!”

可小舅他那么年轻就牺牲了,姥姥怎么承受得了啊!?

以后的日子,姥姥不敢看穿军装的人。在姥姥眼里,头戴红五星、身穿绿军装的小伙子都长得和小舅一样。民政局来人要把家里门上挂的“光荣人家”牌子换成“革命烈属”时,那么讲理的姥姥死活不让。

莫非她觉得儿子没死?

小舅的骨灰安放在荣成的青山烈士陵园,几里地的路姥姥一次都没去过。

我逗姥姥:“你这个当妈的够狠的,你不想儿子?”

姥姥说:“他整天在我跟前,想么(什么)?”说得怪吓人的。

“在哪儿啊?”

“死去的孩子只有当妈的能看着,别人慢慢就忘了。”

有一次看电视纪录片,一位缉毒英雄牺牲了,她母亲去看他。母亲平静地走近棺材,突然举起右手,朝躺在棺材里的儿子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。“你这个不孝之子呀,咋不跟妈说一声就走了?”

我泣不成声。我心疼姥姥连打儿子这一巴掌的机会都没有,憋在心里的这分痛谁帮她释放呀?

小舅死的那一年,家里把他的军装、遗物都收起来了,谁也不再提起小舅的名字。小舅生日的时候,姥姥一如往年早起做一锅打卤面,中午蒸上大馒头,晚上包顿肉馅的饺子。不提也不说,谁都知道这是为小舅做的。刚强的姥姥就这么挺着……只是吃面的

时候,姥姥把碗“扣”到脸上了,半天放不下,任凭泪水往面里流淌。面里盛不了了,泪水又顺着碗滴到桌子上。只有这个时候,这个失去儿子的娘才会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。

姥姥的哭你真是见不得,没有任何声音,只看着喉咙上下起伏,偶尔你会有错觉,她的嘴角是向上翘的,像是在笑。我怕姥姥哭,又愿意姥姥把苦水流出来。只有九十斤重的姥姥身上有多少泪水呀!

四十多年过去了,如果小舅活着,也该快七十的人了,如果还当兵,荣成这个出将军的城市,“就又多了一个大官”。

前些年,小舅的一个战友来了封信,我念给姥姥听。一封很普通的信,也就说了他现在转业了,在张店生活,问问姥姥身体怎样。念这封信我可算惹祸了,姥姥哭得都要昏过去了。

不是说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吗?错了,错了,儿子的死对于母亲来说,心底的伤痛永远无法平复,时间算什么呀?四十年了,姥姥没有一天忘记过小舅,莫非

是听说了和小舅上下铺的战友如今儿孙满堂,勾起了她的伤心回忆?莫非姥姥岁数大了,不刚强了?不是,都不是。

姥姥病了好几天,躺在床上不吃不喝。对不起姥姥,四十年了,不知道你还这么悲伤;对不起,姥姥,四十年了,不知道小舅还一直在你心里……

姥姥,你当年为什么不哭呀?你该哭出来就好了。想了四十年了,多刚强又多软弱的母亲呀!姥姥说她不敢哭呀,她怕泪水流出来就再也擦不净了;她不敢想呀,她怕这一想就再也想不起别人了;她不敢去看呀,她怕去看了儿子就再也活不起了。

姥姥说:“你小舅这孩子鬼(聪明,心眼多)呀,这些年家里有点大事他都回来凑热闹。我过生日他每年都来,你妈你舅凑齐了管哪会儿也少不了他,青岛、北京、淄博他都不嫌远。家里要有个喜事更少不了他,你看他忙乎的,见了谁他都想抱一抱、亲一亲。那些小辈儿的他都没见过,他给人家又买糖又买玩具的,大手大脚的,好像他有多少钱似的。好几回我都说他,你来弄么(什么)?家里人都把你忘了,再来妈就不高兴了。你小舅最会哄我了,脾气又好,眯着眼睛一笑,说下回还来……”



## 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  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## 6个打1个,还打得这么趔趔趄趄

4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

## 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武汉出版社  
◆作者: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丧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2

## 消失一个月,拿老命开个玩笑



## 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和平出版社  
◆作者: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8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

小庞有苦衷:他跟小琳闹翻了。小琳以谈恋爱的名义把他骗去,却只担女朋友之名,决不行女朋友之实——不让碰,不让亲,连手都不让牵。最让小庞生气的是她的举动,据说有一天小琳装扮一新,跟某个帅哥出去了一整夜,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小庞盘问她,她还不肯老实交代,态度十分刁蛮。小庞醋劲大发,盘问良久,嘲讽良久,最后怒目相向,跟小琳大吵一架。这个团伙不限制人身自由,小庞怒不可遏,提起行李回了三亚。

我要混进去,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俩合好。小庞对女孩子没什么办法,还是我出的主意,让他给小琳发短信:“昨天在海边走了一夜,一直在想你。”等了半天没见回复,我想这事不能着急,太过急切说不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,先放一下再说。没想刚回住处,小庞的电话就来了:“他们同意让你过去!”

那时圣诞节刚过,海边游人如织,我订了机票,回家收拾了行李,心情一直很平静。晚上翻

了翻书,看到两个和尚讨论生死,一个说:“生则一哭,死则一笑。”另一个更加豁达:“世间无我,不值一哭;世间有我,不值一笑。”

我合上书胡思乱想,慢慢地害怕起来。想自己虽不算什么名人,可毕竟在电视上露过几次面,万一传销团伙中有我的读者,被人认出来怎么办?我活了三十五年,没什么贡献也没什么罪恶,死了也不值一哭,可毕竟还有留恋的东西,万一回不来了……

一时心思纷纭,爬起来写了一条微博,算是给读者的交代:

消失一个月,拿老命开个玩笑,若回得来,还你一个好故事;若回不来,舍我一副臭皮囊。人间寂静,无非慈悲喜舍,无需唱经落泪、春秋祭扫,既造种种业,须尝种种果。留偈在此:风华如梦,倏忽百年,鸟归夕阳,月满青山。

我父母双亡,只有一个至亲的弟弟,当时他也在三亚,我把衣物、手机和银行卡都给了他,

还偷偷地写了一封信,交给一个朋友,跟他说好,如果两个月后没有我的消息,就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弟弟。那封信原文如下:

志安:

如果你收到这封信,我大概已经死了。如果遗体找不到,不必费心去找;如果找得到,一火化,挖坑埋掉即可,身后事务必从简,不起墓、不造坟、不立碑,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。如果有人联系你要写我的生平,不要答应他,也不要接受记者采访,我的死不是大事,不必惊动世人。

我目前有七种著作,版权期都已届满,我死后,《成都》、《深圳》、《贪婪》、《红尘》四本可以再版,《葫芦提》、《遗忘在光阴之外》和《唐僧情史》不要再版。国内出版可以跟路金波联系,我还欠他一点钱,请他从版税中扣除。国外出版可以跟Harvey and Benyton联系,他们的电话都附在后面。

如果五年之内版税能达到一百万,我希望你将这笔钱捐出

来,成立一个文学艺术基金,不必冠以我的名字。如果不到一百万,你自己留着用。

我活了三十五年,虽死不为夭,你不必过于伤心。你为人忠厚,但不适宜经商,以后多多保重。这些年我一直对你很严厉,没怎么关心过你,甚至没跟你好好的谈几次话,现在想说也来不及了,你不要怪我。

母亲的骨灰还寄放在成都,你找时间把她葬了吧,春祭秋扫,你多替我尽尽孝心。

替我谢谢×××和×××,祝她们幸福,其他不必多说。

你多保重,少抽点烟,少熬夜,不要太固执,尽量不要与别人起冲突。我们早年都很不幸,你吃的苦更多,希望你能平安幸福地过一辈子。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,起床时天还没亮,窗外星光点点,海面上有一层朦胧的雾气,雾气中城郭隐隐,像缥缈的海市。我草草洗漱完毕,听见隔壁房里弟弟微微的鼾声。我走进去,看见他睡得正香,灯开着,枕边有本看了一半的书。我替他关了灯,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,想了想他小时候的样子,转身出了家门。